

澳華新文苑

第1157期

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年後，我終於踏上塔斯馬尼亞島。在這個被澳洲人稱作“世界盡頭”的地方旅行，亞瑟港(Port Arthur)是一個必須去會一會的地方。我最早聽說亞瑟港是在1996年，那年我正準備移居澳洲，就在拿到簽證的4月底，從電視新聞裡看到，在亞瑟港游輪碼頭不遠處，有個叫馬丁的年輕人因私己經濟糾紛而遷怒於無辜平民，他用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瘋狂掃射遊客，造成三十五人死亡多人受傷，亞瑟港這個名字就此刻進我的腦海。儘管這個凶手後來被判三十五個無期徒刑，將囚禁於監獄永無出頭之日，但這樁慘案還是警醒了和平時代的人，悲劇發生後，澳洲政府立即通過了嚴厲的槍支管理法。

亞瑟港的廢墟

海曙紅

亞瑟港位於塔斯曼半島，素有“天然監獄”之別稱。亞瑟港三面是波濤洶湧的大海，海中鯊魚出沒；一面是狹窄的鷹頸峽與塔斯馬尼亞本島相連，只需少數人員和獵狗把守。在十九世紀澳洲殖民早期，那些算不上重罪的囚犯多半會在新南威爾士服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亞瑟港的地理險要，這個天然監獄很快成為那些蓄意謀殺、屢屢犯案的惡囚的歸宿。現如今，亞瑟港監獄早已是一片廢墟，卻是塔斯馬尼亞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2010年7月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在亞瑟港漫步，看監獄廢墟四周長著許多高大蔥郁的樹木，它們在那兒生長了快有兩百年了吧。當初監獄建造在風景宜人的地方，看中的並非是風景，而是它的與世隔絕。曾經聽說，囚犯的脖子都很長，也許因為鐵窗太高，也許因為陽光太少，度日如年的囚犯因瞻望歲月，脖子越伸越長。作為今天的參觀者，我在殘敗的鐵窗前駐足，無意向外一瞥，首先望見的是風平浪靜的港灣，枝葉紛披的樹林，還有羊群渴望的青草地。好像只有伸長了脖子，才能看到最遠的天際、最高的樹尖。想必當時的囚犯，斷然不會有今人這番賞景的心思。

亞瑟港在變成廢墟之前，也曾有它的興盛時期。那兒不僅僅曾是一座關押囚犯的監獄，也是一個完整的社區，教堂、醫院、船廠、鐵匠鋪、木材廠、面粉廠等一應俱全。可以想像，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個風景宜人的土地上，卻生活著命運截然不同的人群。對於流放犯、重罪犯，他們在服役期間要終日為農場和工廠無償勞動，於他們而言，監獄生活和地獄並無多少差別；而對於那些監獄管理者、服務業人員及家屬來說，亞瑟港就是他們的理想家園。

然而，並非所有的囚犯都相信精神處罰，總有那麼些囚犯逃跑之心不死，儘管他們知道亞瑟港險要的地理屏障，要想活著逃出去絕非易事，但在失去自由後，一心想要衝破牢籠的決心堪稱強大。哪怕明知有層層關卡，前有警衛後有狼犬、前有鯊魚後有追兵，但為了不被種種折磨致死，總有人會想方設法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逃跑的念頭是如此強烈，還真有人以命相搏地去做。1842年，一個叫馬丁的囚犯和他的兩個同伙，一路過關斬將，成功逃過警員的把守，避開惡犬的攻擊，游過了鯊魚出沒的海域，成為亞瑟港監獄史上唯一逃出生天的人。

穿行於昔日的監獄廢墟，感受那殘存的斷壁牆柱間透出的某種悲壯淒涼。天災火劫後的監獄，逼仄的囚室在四周牆體坍塌後，看上去也就是一個三四平方米的土坑，讓人聯想教堂後面的墓地。就物質層面而言，人的存在空間不過就這麼大，三四平方米而已。一個囚

犯服刑可能有期可能無期，但在監獄牢籠般的空間裡，每一天都是無限漫長。在狹小的空間裡，囚犯失去了對時間的敏感，不知道要熬過多長歲月，才能重新獲得自由。不由得想起我看過的某些紀錄片，曾有當代藝術家去奧斯威辛集中營和二戰監獄尋訪拍攝，那兒的牆上地上留下的每一絲痕跡，都是囚犯曾經活過、掙扎過的見證。也許時代不同、囚犯的罪名各有不同，但作為人，其生存空間其實相無幾。

現在的亞瑟港建有一所專門的監獄博物館，在那兒我看到一些當年囚犯遺留下來的舊物，好似出土文物，每件物品都在默默等著有人來到它面前，聽它訴說故事。當年監獄的管理者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面目可憎，他們也會用食物來獎勵順從的囚犯，懲罰找麻煩的囚犯，甚至有一段時間，管理者選用精神處罰來取代肉身鞭刑。監獄裡設有教堂和夜校，還有藏書數千冊的圖書館。在監獄這種人世間最野蠻的地方，仍然可以找到溫暖人心的存在。監獄生活並不能讓所有的囚犯絕望，關進監獄的每個人經歷都不一樣，有些囚犯良知未泯，或願意改過自新，關在監獄裡還會乘機閱讀《聖經》、做禱告，寄希望於有朝一日能和家人團聚。

想必吸人眼球的越獄大片的原型就是這麼來的吧，越獄的驚心動魄足以牽動觀眾的感官神經，因為越獄不光是一場勇氣與體力的角逐，更是一場強大的心理戰。馬丁越獄的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以十九世紀中期的澳洲為背景，主要場景就是亞瑟港。本來，監獄建在亞瑟港這樣的半島，是料定囚犯就算衝出牢房跳入大海，也無法游到對岸。但是，馬丁這個囚犯卻做到了，後來還被藝術升華了。作為囚犯，越獄者不值得同情；但作為追求自由的人，卻值得尊敬。後人以越獄逃犯馬丁的名字，命名了今天的一個觀景台(Martin Cash's Lookout)，從那兒可以俯瞰狹窄細長的鷹頸峽和四周茫茫的大海。

是，我站在這個以囚犯命名的觀景台想到了許多。看四周游客如織，慕名來亞瑟港的人很多，人們來看這片監獄廢墟時心情是複雜的。亞瑟港不像古羅馬馬門獸場那般恢宏，也沒有北京圓明園那般奢美，監獄廢墟殘敗的外形並不顯示昔日的輝煌，也不會引起民族的自豪，卻可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追問，以及對人性的反思。亞瑟港的廢墟呈現的是時光摧殘的痕跡，是某些特殊人群在那段歲月中留下的罪與罰，它讓後人看到了前人的遭遇和生命的本質，並感慨人世間何以有這樣的廢墟。

馬門獸場那般恢宏，也沒有北京圓明園那般奢美，監獄廢墟殘敗的外形並不顯示昔日的輝煌，也不會引起民族的自豪，卻可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追問，以及對人性的反思。亞瑟港的廢墟呈現的是時光摧殘的痕跡，是某些特殊人群在那段歲月中留下的罪與罰，它讓後人看到了前人的遭遇和生命的本質，並感慨人世間何以有這樣的廢墟。

馬門獸場那般恢宏，也沒有北京圓明園那般奢美，監獄廢墟殘敗的外形並不顯示昔日的輝煌，也不會引起民族的自豪，卻可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追問，以及對人性的反思。亞瑟港的廢墟呈現的是時光摧殘的痕跡，是某些特殊人群在那段歲月中留下的罪與罰，它讓後人看到了前人的遭遇和生命的本質，並感慨人世間何以有這樣的廢墟。



■ 古老監獄的廢墟一角



■ 走近古堡建築廢墟

“遇見中醫藥”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徵文大賽成功舉辦

“遇見中醫藥”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徵文大賽活動，得到廣大作者和讀者的支持，共收到了300多篇微型小說作品。通過作品彰顯了中醫藥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魅力，對中醫藥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起到積極推動和發展的作用。經過兩輪的評選，獲獎作品和作者公佈如下：

一等獎：《玉號脈》作者湯群（墨爾本）。
二等獎：《韓信草》作者林羅奇（福建）；《定情神針》作者蔣天麟（墨爾本）。
三等獎：《劉奇奴的獨白》作者夢陽（北京）；《雨淋》作者閔凡利（山東）；《跛醫阿四》作者鄭玉超（江蘇）；《春元堂傳奇》作者劉樂成（墨爾本）；《伊恩和杜若》作者周又瑤（悉尼）。
優秀獎：《久老翁養生》作者李雙（墨爾本）；《第一個澳洲病人》作者翁維民（悉尼）；《骨折的經歷》作者練美嘉（布里斯班）；《永生花》作者揭揚珍（布里斯班）；《失業》作者施文英（法國）；《鄉村神話》作者張帆（悉尼）；《樹上土》之謎》作者鍾至誠（越南）；《攻心翻》作者鄒繼福（黑龍江）；《小鎮有名醫》作者田玉蓮（山東）；《彩雲的病》作者孫偉俠（山東）；《高僧治病》作者一冰（湖北）；《中華神醫》作者劉惠榕（福建）；《俞棟仙》作者袁良才（安徽）；《欲善堂》作者張港（黑龍江）；《鬼門七針》作者陳國忠（江蘇）。

“遇見中醫藥”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徵文大賽組委會 20/04/2024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章，表示祝賀與贊許。事實上，高行健獲獎後兩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譯者、美國聖母大學講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來訪悉尼的時候，我就當面對莫言說他可能十年左右獲得諾獎，我有幸言中了。

其實，莫言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確並非意外。當年，莫言才五十七歲，竟寫了十一部長篇、三十部中篇、八十個短篇。在這之前，他已經獲獎無數：

1987年，《紅高粱家族》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1988年，獲“聯合文學獎”；1996年，《豐乳肥臀》獲第一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0年，《紅高粱家族》獲《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十八名；2001年，《紅高粱系列》獲《今日世界文學》七十五年來全世界四十部傑出作品；2001年，《紅高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2001年，《檀香刑》獲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2001年，《酒國》獲法文版法國“儒爾·巴泰爾外國文學獎”；2003年，《檀香刑》獲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2004年，獲“茅盾杯人民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獲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2005年，獲第三十屆意大利“諾貝爾國際文學獎”；2005年，《四十一炮》獲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

（接上期）他們認為，西方反華勢力慷慨褒獎莫言，是因為在莫言筆下，他們看到了他們想要看到的中國，而莫言迎合了他們。抹黑中國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卻如捧香腳一樣。看了這個頒獎詞，一切不言自明。意識形態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樹欲靜風不止。

他們說，文學是政治的延伸，是人類戰爭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佈文學無國界、文學無立場，居心叵測。頒獎詞可不是隨便說說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從頒獎詞入手，把頒獎詞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後，就能得出“正確結論”，莫言為何樣人，也就顯而易見了。

於是，罪名確實了：莫言為西方反華提供炮彈，人們必須記住這個可恥的“大師”！

三、莫言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非意外。這是文學的勝利。

當年中共當局一些人把高行健獲獎看作“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而莫言獲獎一下子又變成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顯然不懂諾貝爾文學獎甚至可說根本不懂文學，固然貽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兩次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以及獲獎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擊批判，其橫蠻蠻謬，卑鄙惡劣，世間罕見，也是自取其辱。

歷史上，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有評審不當的時候，但這兩次，我個人感覺都不錯，評委的確“不是吃素的”。莫言獲獎後，我就發表過《並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學的勝利》等文

在悉尼我家附近的小公園裡，最近經常看到一個獨自玩耍的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大約十歲左右，長著一副標準的西人面孔，皮膚白白，鼻梁高挺，眼窩深陷，看起來是一個漂亮可愛的小姑娘。這個小女孩幾乎每天都來公園玩耍，膽子特別大。她在所有遊樂設施上翻飛跳躍，像一隻靈巧的小猴子；可以手腳並用，三下五除二就爬到用繩子結成的網端；還能手握吊環，像一隻蝴蝶，從一邊滑向另一邊；當然攀岩更是她的強項。她每次來公園都會騎著她的滑板車，在公園的小路上，瘋狂快樂地騎行，這大概是她唯一的玩具吧！

烏克蘭小女孩

秦大學

說來也巧，最近遠在美國的小妹帶著她的混血外孫來澳洲旅遊，這個混血外孫名字叫豆包，雖然只有三歲，卻是個人來瘋，見面熟，很快在玩耍中，豆包和小女孩相識了，還成為了玩伴，從交談中得知，這個小女孩叫Malta，來自烏克蘭，家住基輔，去年12月和媽媽一起來悉尼避難，目前暫住在一個租來的房子裡，她的爸爸則仍留在基輔，我們問她準備在這裡住多久，什麼時候回去，小女孩說不知道，我們又問她什麼時候去上學，小女孩仍是回答不知道，但小女孩卻主動告訴我們，在基輔每天都能聽到爆炸聲，看到倒塌的房子，心裡很害怕，恐怕自己的家也遭遇不測。

我們很奇怪，這個來自烏克蘭的小女孩卻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們問她是不是學校裡開設英文課，女孩說，No，她是在一所英文學校裡學習英語，我們猜想，這所英文學校是不是屬於那種課外興趣班呢？由於

沒有繼續再問，答案也就不置可否了。

很快我家豆包和小女孩成為好朋友，兩人約定每天早飯後，去公園玩耍，一起玩的時候是他們快樂的時光，豆包非常喜歡這個小姐姐，如果到公園看不到小女孩放在椅子上的雙肩背包和滑板車，他會非常失望，而Malta也非常有小姐姐的範，只要豆包一來，她就立刻放下一切活動陪豆包玩，短短的時間裡，Malta小姐姐和豆包小弟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分別的日子終於到了，當告訴小女孩豆包要走了的時候，小女孩很難過。出發那天我們去外面吃早餐，回家後就要去機場了，我家豆包這個“多情多義”的小男子漢，卻執意要再去公園，看看Malta小姐姐在不在，哎呀，剛到公園就看到椅子上的背包，原來Malta小姐姐也在等豆包，她送給豆包一個玩具小熊做紀念，豆包則回贈給小姐姐一塊巧克力，說再見的時候，分明看到孩子們眼裡的淚花。

美麗的珞珈山、東湖、水杉

西貝

美麗的珞珈山位於武漢大學校園內，由十幾個小山連成一體，蜿蜒起伏，瀕臨東湖南岸，臨湖最高峰可遠眺秀麗的東湖全景及武漢市風光。沒想到在寧靜的東湖湖畔，我還不期而遇地邂逅了我夢中的水杉。我對古生物植物一直充滿好奇和興趣，水杉屬於古老的子遺植物，最早出現在一億多年前的白堊紀，但第四紀冰期後，它們幾乎全部滅絕，只有在中國中部的少數地區得以存活，成為植物中的“活化石”，二十世紀中葉才在四川被重新發現，這一發現的生物學意義堪比發現一個植物界的“活恐龍”。我在詩裡寫過水杉，我在夢裡呼喚過水杉，當東湖湖畔古木參天的水杉林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被它們的美驚呆了。

那是今年4月，我初訪武漢，入住於珞珈山莊。這個4月珞珈山莊聚集了來自國內外許多院校的學者教授，由武漢大學外語學院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忠教授主持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海外華語文學論壇。我有幸與著名澳華作家沈志敏先生及著名澳華學者張威教授一起，作為九十年代初赴澳留學的華文作家代表參加了此會並發表主題演講，會上眾多學者對澳華文學歷史多方位的深入評析和關注，給我們這些澳華作者心中注入了一種來自故土家國獨有的親切和溫暖。

水杉亦是武漢的市樹。水杉不像松柏那般偉岸，不像垂柳那般婀娜，水杉更像是謙謙君子，一如既往地帶著走過冰川時代的堅韌和堅定不移，根系深植於泥土中，任憑歲月更迭，靜守對這顆藍色星球無言的愛。武漢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多年來也恰是帶著這種始終如一堅韌和堅定不移為中澳學術與文化交流不知疲倦地做著奉獻，這次澳華文學論壇更是把移民文學關於民族文化源頭與身份認同的裂隙及傳統歸屬感的置換等諸方面的思考拓展到一個新的廣度和高度，為人類多元文化和當代族裔文學研究以及世界文化兼容提供可借鑒的新視角。

漫步東湖畔，那一排排筆直高聳的水杉，古老而又靜謐，彷彿是從遠古白堊紀穿越而來的時光使者。在四月的春風裡，它們披著新綠，羽狀的枝葉溫柔飄逸，疏落有致、風姿綽約。這些自然界中的“活化石”，見證了恐龍的興衰和冰河時代的嚴寒，見證了地球上無數生命的演變，它們高高的樹冠，像是伸向著穹的手臂，它們在風中輕柔的聲音，彷彿用古老的語言，訴說著人類史前的秘密。春意盎然的綠，那一抹鮮亮的新綠在湖光山色中顯得尤為生動，樹木的倒影在水面上搖曳生姿，像是一幅流動的水墨畫，美得不可方物。

坐落於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被譽為全國最美校園之一。這裡的學子似乎也潛移默化般地浸染了水杉的那種挺拔向上的精神，

徘徊在東湖畔的水杉林，彷彿可以聽到時間的流轉，每一次呼吸都充滿了古老與現代的交融。據報道，中國的植物園向世界各國植物園贈送再生移栽的水杉，現已移植到遍及五大洲七十多個國家。水杉來自遠古，高貴而不驕矜，保留著其白堊紀祖先的原始生態，以它們那份堅韌與沉默的存在，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裡，令我們靜下心來感受大自然的溫柔和歲月的厚重，提醒我們要更好地珍惜和保護地球村的和平以及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共處。

坐落於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被譽為全國最美校園之一。這裡的學子似乎也潛移默化般地浸染了水杉的那種挺拔向上的精神，

坐落於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被譽為全國最美校園之一。這裡的學子似乎也潛移默化般地浸染了水杉的那種挺拔向上的精神，

坐落於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被譽為全國最美校園之一。這裡的學子似乎也潛移默化般地浸染了水杉的那種挺拔向上的精神，

陳玉明七律兩首

歌劇院品茗遠眺

高樓矗立沿灣繞，烘托橫空一鐵橋。
海水滔滔掀白浪，雲霞朵朵映紅潮。
群鷗歌會游輪上，紫燕翻飛綠柳梢。
好友重逢歌劇院，品茗遠眺好逍遙。
(2024年3月19號於悉尼)

南天寺留言

今日登高觀自在，神清氣爽拜如來。
紅霞慶慶雲頭蓋，白浪花花海面開。
寬闊心胸存大愛，運籌帷幄展雄才。
會得放下無牽掛，飽覽佛羅曼妙哉。
(2024年4月12號於悉尼南天寺)

獎”；2007年，《生死疲勞》獲“福星惠譽杯”優秀作品獎；2008年，《生死疲勞》獲第二屆“紅樓夢獎”；2011年，《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所獲獎項五花八門，有來自中國國內的，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各種獲獎原因在檔案上都寫得很清楚。

例如，“馮牧文學獎”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續不斷的旺盛的文學寫作，在海內外贏得了廣泛聲譽。……《紅高粱》以自由不羈的想像，汪洋恣肆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莫言小說世界。”

法國“儒爾·巴泰爾外國文學獎”說：“由中國傑出小說家莫言原創、優秀漢學家杜特來翻譯成法文的《酒國》，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實驗性文體。其思想之大膽，情節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結構之新穎，都超出了法國乃至世界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作品不可能被廣泛閱讀，但卻會為刺激小說的生命力而持久地發揮效應。”

“鼎鈞雙年文學獎”認為：“從《透明的紅蘿蔔》開始，莫言的創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源，應該歸諸於莫言的感覺方式有著深厚的地域和民間淵源。《檀香刑》是這樣一個標誌：民間淵源首次被提到文源論的高度來認識，也被有意識地作為對近二三十年中國小說創作宗從西方話語的大格局尋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運用；同時，作者關於民間淵源的視界進一步開拓，開始從抽象精神層面而轉化為具體的語言形式層面，從個別意像的植入發展到整體文本的借鑒。”

“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頒獎者這樣贊揚莫

《沉淪神州的血祭者》出版

《沉淪神州的血祭者》為報告文學選集。除附錄兩首、武陵驛、行邁三篇評論外，選收何與懷博士十篇報告文學作品，長的如《沉淪神州的血祭者》和《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長達三萬兩千字；其他各篇也一萬多字，有：《十字架下的聖女》《她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那顆曾經劃破夜幕的隕星》《寬實雁：上下求索，雖九死猶未悔》《北望長天祭英魂》《大時代劇變中的一個悲劇》《有

使命感的生命，曾經是那樣躍動……》《他一生短暫，卻是世間罕見的傳奇》。在寫法上，有些篇什比較抒情，有些著重思辨，有些更是努力讓抒情與思辨交響。各篇所描述的人物非常不同，其人生背景和所處的具體環

境也差別很大。但有一點這些人是相同的：他們在當代中國這個大時代中全都命運多舛。何與懷博士力圖寫出真實：人物的真實、時代的真實。真實是文學的最基本的品格，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對報告文學來說尤其如此。

本書二十萬字，三百多頁，插入有關重要照片。每本定價三十澳元。欲購買者請將訂款打進以下任何賬戶（注明姓名和購書數）：

顧錚：St. George Bank, Australia Chinese New Arts Society, 112-879 423974595 趙偉華 (山林) : St. George Bank, Wei Hua Zhao, 112-879 416325044

言：“您寫作的長、短篇小說在法國廣大讀者中已經享有名望。您以有聲有色的語言，對故鄉山東省的情感、反映農村生活的筆調、富有歷史感的敘述，將中國的生活片段描繪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個的動人場面。您喜歡做敘述試驗，但是，我想最引起讀者興趣的還是您對所有人物，無論是和您一樣農民出身的還是所描寫的幹部，都能夠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來處理。”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指出：“莫言的寫作一直是當代中國的重要象徵之一。他通透的感覺、奇異的想像力、旺盛的創造精神，以及他對敘事藝術探索的持久熱情，使他的小說成了當代文學變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滄桑；他書寫的事物既素樸又絢麗；他身上有壓抑不住的狂歡精神，也有進入本土生活的堅定決心。這些品質都見證了他的復雜和廣闊。……他的努力，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未完）

《沉淪神州的血祭者》封面